

巫婆的女兒

WITCHES
DAUGHTER

李西闽◎著

因为爱而恐惧

因为恐惧而去爱

疼痛的心渴望获救和飞翔

广东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I247.5
L120

巫婆的女兒

WITCH'S
DAUGHTER

李西闽◎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巫婆的女儿 / 李西闽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60-5976-4

I. ①巫…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5370号

责任编辑: 郑裕敏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ALES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5 1插页

字 数 240,000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在疼痛中飞翔

李西闽

2009年初冬的某天，我在蒙蒙细雨中来到了阳朔，住在大河背村的一家农家旅馆里，开始了长篇小说《巫婆的女儿》的写作。

这里的山水之美自不必说，人也好，我把这里当成了家。这是漓江边上的小村，果园，江水，山，半夜的鸡叫……多年来，我一直在外面写作，我把很多地方当成了家，可以说，我骨子里就是个四海为家的人。自从离开故乡的那天起，我就走上了一条漫长的不归路。

这个冬天是突然冷下来的，头天还穿着短袖衣服，一夜之间，变得出奇的寒冷。那彻骨的冷伴随着疼痛，在寒风中降临。

有两种疼痛。

一种是精神上的疼痛。因为这本书写的是两个被遗弃的女人的故事，她们的悲伤，她们的恐惧，她们的痛苦，她们无望的爱和自我寻求的救赎之路……折磨着我脆弱的心脏。很多时候，我推开窗，看着远处仙境般的山水，心里就会响起凄凉的歌声，仿佛那山那水是我虚构出来的景象，小说主人公残酷的命运给我心灵涂上了一层灰色。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写一本让人疼痛的小说，显然有些不合适。可是，在我没有写完此书

前，不会轻易离开。

另外一种疼痛来自我的肉体。也许上天要让我的灵和肉都一起疼痛，才能够更深刻地写出人的苦难和挣扎，以及无奈，所以，在住进这家农家旅馆后的第三天，我就摔伤了。刚开始我不以为然，因为只是扭伤了脚踝，并且只有一个小小的伤口，凭我的经验，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过几天自然会痊愈。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没过几天，整条腿突然就肿了起来，连路也走不了了。就这样，我整整 20 多天没有下过楼，药和饭都是旅馆的人给我送上来的。那天大河面对面的兴坪镇赶庙会，打扫卫生的阿姨告诉我，镇上人山人海，十分热闹。我说我怎么听到锣鼓声和鞭炮声，原来是这样，可惜我还不能走路出去看。阿姨可怜我 10 多天没有出去走路了，送了好几个大柚子来给我吃，还说让人来背我到她家吃晚饭，收下了她的柚子，却谢绝了去她家吃饭，我怕看到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忍不住大吃大喝，那样可对伤不好。为了让伤口感染的腿早点好，我每天只能吃些清淡的东西。疼痛让我清醒，让我的思想飞翔。我没日没夜地写着这本书，希望能够超越疼痛，超越无望的人生和残忍的爱，内心能够得到解放和安宁。

这的确是一本有痛感的小说。关于小说，我一直在探索，我不被任何人左右，坚持写我自己喜欢写的东西，我不要别人告诉我小说应该怎么写，或者说什么才是好小说，我自己有自己的写作标准。我是个永远在赶夜路的人，孤独的人。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就觉得我完成了一段生命之旅，其他的事情，已经和我无关了。

写得很痛。我一直希望告诉人们生命真相，可一次又一次地，人生就从一种悲凉到达另外一种悲凉。某种意义上，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会害怕很多突如其来的灾祸，同时也会突然拒绝真诚的爱，尽管我总希望噩梦醒来是早晨，希望阳光打在我的脸上，希望内心不再阴暗，希望爱能够拯救苦难的灵魂。

读者读起来会不会疼痛？

如果会，我希望亲爱的读者通过疼痛，也能够让自己的思想飞翔。
如果不会，这也是一本很好看的小说，会让人获得某种阅读的快感，其实这就足够了。

2010 年 3 月 8 日写于北京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命运之神遗弃……
爱是我们恐惧的根源
也是获救的唯一希望
谨以此书
献给所有在痛苦挣扎中渴望救赎的人们

——题记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有只黄鼠狼进入了她的身体	001
第二章	其实我们都是孽种	012
第三章	无处安放的魂魄	022
第四章	占据心灵的死亡阴影	034
第五章	无处不在的伤害	044
第六章	坠入黑暗的深渊	055
第七章	仇恨是世上最毒的药	069
第八章	黑暗中微弱的光亮	084
第九章	爱上她的男人都得死	095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107
第十一章	玫瑰花尖锐疼痛的惨叫	117
第十二章	砌在墙里的女婴	126
第十三章	他就那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140
第十四章	谁是谁的噩梦	158
第十五章	粉白的骨灰在风中飞扬	174
第十六章	暗红色的吻痕	184
第十七章	他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	199
第十八章	那一份残忍的父爱	209
第十九章	他只有死亡才能从纷乱的尘世逃脱	227

第一章

有只黄鼠狼进入了她的身体

苏小伞离开世纪王朝图书公司时，天已经黑了，城市的灯火显得十分诡异，分不清东南西北，她从小就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常常担心自己会迷失在上海这个冷漠的城市，她还是准确地找到了不远处的地铁站。

世纪王朝图书公司的老板王巴是个令人厌恶的家伙，说好设计一个封面 1500 元，现在封面设计好了，又压到 1000 元。苏小伞气得脸色发青，真想朝王巴笑容莫测的苍白的脸上吐口唾沫。没有办法，只好向王巴低头，谁让她是个刚刚出道的无名之辈？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现实如此残酷。不过，王巴还算不错，没有拖欠她的钱，交上五个封面的设计稿后，马上让财务给她付了 5000 元现金。有了这些钱，她的心里踏实了不少，接下来这两个月就不用为生活发愁了。

苏小伞挤上地铁车厢，顿生烦躁情绪。此时正是下班高峰，车厢里拥挤不堪，她的手死死地捂住包，生怕那辛辛苦苦赚来的 5000 块钱落入小偷的魔掌。

苏小伞身后有个短发男子紧紧地贴着她的后背，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因为他呼吸出来的气息使她的右耳垂痒痒的，她断定这是个矮个子男人。苏小伞很不舒服，仿佛自己的耳垂不停地被一个陌生人强行亲吻。苏小伞脸红耳赤，无法躲藏。

苏小伞无法忍受的是，那男子有意地贴紧她的身体，她觉得自己的屁股被一根硬硬的东西顶着。苏小伞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浑身颤抖，可她还是忍耐着，心想很快就到站，就可以摆脱这个无耻的男人！男子得寸进尺，竟然伸出手，摸在她的屁股上。

巫婆的女儿

WITCH'S DAUGHTER

苏小伞眼里含着屈辱的泪。

苏小伞忍无可忍，回过头大声叫道：“臭流氓，拿开你的脏手！”

矮个男子也大吼了一声：“你嘴巴放干净点，谁是流氓？”

说完，他的手迅速地从她的屁股上移开。

苏小伞和他离得很近，那是一张满是胡楂黝黑而粗糙的脸，他说话时还把唾沫星子喷在她的白嫩的脸上。她闻到一股臭味，面对这个有口臭的无赖，苏小伞气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扭过头，不想再看那丑恶的嘴脸。

矮个男子也不说话了，下身的那活儿却还顶在苏小伞的屁股上。

车厢里的人们目光迥异、冷漠、幸灾乐祸、嘲讽、同情、无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说话，却有个人冷冷地说：“现在的小姑娘，总以为自己长得漂亮就谁都想吃她的豆腐，怕被人吃豆腐，就不要坐地铁——”

车厢里一阵哄笑。

苏小伞的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下来，她觉得被强奸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强奸了，被一大群人强奸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苏小伞委屈愤怒而又迷惘。

她的心情糟透了！

好不容易到了站，苏小伞匆匆逃离了地铁站，来到了街上。人行道上，人们行色仓皇地赶着路。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苏小伞一无所知。她只想尽快回家，家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充满了不确定因素，随时都会有危险。人活着，其实就是冒险。

苏小伞在匆忙赶往辛朱路丽水小区的过程中，偶尔回头望了望，惊骇地发现，在地铁车厢里非礼她的矮个男子就跟在她身后，鬼魅一般。苏小伞倒抽了一口凉气，内心无比恐惧。

难道这个人盯上了自己？苏小伞想。

苏小伞听说过，有些歹人会长时间跟踪一些单身女性，在他们认为恰当的时候下手，劫财劫色，甚至杀人分尸。这些变态杀人狂完全丧失了人性，都是心狠手辣的家伙。

如果被这样的恶徒盯上，后果如何，不敢想象，她不停地回头张望，那家伙还是在她身后不远处跟着，她加快脚步，他的步伐也快速起来，她放慢脚步，他也减

速。

苏小伞心惊肉跳。

这如何是好。

她突然看到一个高大的警察站在路边的法国梧桐树下，像捞到了根救命稻草，快步奔过去，颤抖地对他说：“警察同志，救，救我——”

警察转过脸，轻描淡写地说：“怎么了你？”

苏小伞说：“有人跟踪我！”

警察笑了笑：“谁跟踪你？”

苏小伞回头看了看，那矮个男子已经无影无踪，她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她不相信他会消失得那么快，说不准警察一离开，他就会马上像鬼魂般出现。

警察又笑了笑说：“跟踪你的人到底在哪里？”

苏小伞呐呐地说：“刚才还在的——”

警察说：“美女，快回家吧，没有人会跟踪你的，你不要想太多了。”

苏小伞认真地说：“真的有人跟踪我的，是个矮个子男人。”

警察摇了摇头，没有再理会她，走了，边走边自言自语：“现在的人都怎么了，那么缺乏安全感。”

苏小伞的确没有一点安全感，也不清楚从哪里才能获得安全感，连警察也不相信她的话，也许还把她当成傻瓜。

一阵冷风吹过来，苏小伞瑟瑟发抖。

进入深秋后，她常常在冷风中发抖，宛如一只无依无靠的雏鸟。

她突然抱起装着 5000 块钱的包，疯狂地奔跑。她把自己想象成一匹飞奔的马，旋风一般，谁也追不上。

她不再回头张望。

好不容易跑到了丽水小区门口，苏小伞才放慢了脚步。

在小区门口左边的角落里，站着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蓬头垢面的他拄着根棍子，呆呆地看着她，准确地说，是呆呆地看着每个进入小区的人，昏黄的路灯使他的脸阴森可怖。

今天到底怎么啦，总是碰到诡异的人。苏小伞想。

苏小伞将要进入小区大门时，离那个诡异之人才几步之遥，不经意地瞟了他一



巫婆的女儿

WITCH'S DAUGHTER

眼，发现他的右眼是空洞的，刚刚看到他时，他两只眼睛的眼珠子还完好无损，一会功夫就变成这样，苏小伞寒毛倒竖，脸皮一阵抽紧。

那人空洞的右眼深不可测，犹如阴郁的古井。

苏小伞收回目光，匆匆地走进小区。

她进入小区后，那人蹲下来，在地上摸索，摸索了好大一会，站起身，把手中的东西在衣服上擦了擦，然后塞进了空洞的右眼眶里。

上楼前，苏小伞打开了信箱，从里面拿出了几封信件。基本上都是广告，只有一封信是别人写给她的，把那些广告信扔在了地上，她就上了电梯。在电梯里，苏小伞看了看信封，信封上的字写得娟秀，没有寄信人的地址，那地方只写了两个字：内详。这明显是女人的字迹，谁会给她写信？她想了想，自己认识的女性朋友里，就是给她写信，也不会用这种传统的方式，电子邮件多么方便。

苏小伞实在想不出来谁会寄信给她。

她没有拆开它，回到家里后，随手把它扔在了桌子上。

虽然这是租来的房子，也只要一室一厅，苏小伞还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她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呆在这个小窝里，把自己和外面的世界隔开。她疲惫极了，迫不及待地蹬掉鞋子，把自己扔进粉红色的布面沙发里，闭上了眼睛。

她需要冷静下来。

可是她无法冷静。

王巴的奸诈嘴脸，矮个男人的欺侮，诡异之人空洞的右眼……她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从脑海里抹去，也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这些从脑海里抹去。

苏小伞抱着一个毛茸茸的狗熊公仔，不争气的眼泪又禁不住流淌下来。

她突然想起了那个叫陈怀远的男人，他在一个月前不辞而别后，去向不明，甚至连一个手机短消息也没有发过给她。苏小伞和他恋爱一年多了，搞不懂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知道他是个诗人，没有工作，成天神鬼叨叨，需要他的时候他永远不在身边，经常莫名其妙地不辞而别，隔一段时间后又莫名其妙地回来。苏小伞在他每次走后都发誓再也不理他了，可是当他站在门口敲响门铃时，她从猫眼上看到他落魄的样子，心就会柔软，情不自禁地把门打开，让他进来，仿佛是一个母亲让流浪许久的儿子回家。

苏小伞喃喃地说：“陈怀远，你这个臭鸭蛋！你再也不要回来了！你回来，我

也再不会给你开门了！从此我们一刀两断！我真有病，怎么就会喜欢上你呢？你到底有什么让我迷恋的？我苏小伞真是鬼迷心窍！”

此时的苏小伞是个无依无靠的孩子。

她想找个人哭诉都找不到，只能独自舔着伤口，默默流泪。

乌天黑地。

苏小伞身居何处？

这是旷野还是狭小的山谷？

她看不见任何东西，寒冷的风在耳边呼啸。

隐隐约约，苏小伞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

“小伞是野种，她再好也是野种，不是我们的亲女儿！”

“求求你，不要说了，不要让小伞听见了，孩子是无辜的呀！”

“老子就说，就要让她听见，老子不甘心呀，辛辛苦苦养着的是个野种！你怎么就不能给老子生个孩子呢！”

“当初领养小伞也是你同意的，你现在说出来的不是人话！小伞多好的一个孩子，我一开始就把她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你要是不想养她，你找别的女人去，我会把她养大成人！”

“你还有理了，你以为老子不敢走！”

“你走吧，我受够你了！”

“……”

接着，黑暗中就传来了撕打和哭闹的声音。

苏小伞讷讷地说：“爸爸妈妈，我不是野种，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你们别吵了呀——”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的声音消失了，被黑暗吸得干干净净。

苏小伞流着泪，茫然无助地站在寒冷的黑暗中，感觉自己是个被无情地抛弃的孩子，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黑暗中，有只冰冷的手拉住了她的手。

苏小伞惊恐地喊叫：“你是谁？放开我，放开我——”

一声狞笑。

苏小伞毛骨悚然。



巫婆的女儿

WITCH'S DAUGHTER

“你跟我走，我会带你到一个快乐的世界，你多么需要快乐呀，你好像从来没有快乐过，从你一生下来，你就是个泡在苦水中的女孩。我要带你走，到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极乐世界——”

这是谁的声音？

是陈怀远？不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过去不会说，现在不会说，未来也不会说，况且，他的声音不会如此阴冷，却总是有气无力，哪怕是在说他诗人的远大理想，他也从来没有高亢激扬过。

这是陌生的声音。陌生得可怕。

那冰凉的手越攥越紧，她柔软的小手疼痛极了。

她挣扎着，却无法摆脱。

黑暗中，苏小伞看不清这个男人的脸，她闻到一股口臭的味道。她想吐，吐不出来。

冰凉的手十分有力，拉着她往黑暗深处走去。

苏小伞尖锐地喊叫着。

无济于事。

她被扔进了一个黑洞。

突然，苏小伞眼前有了些许的微光，四周还是一片黑暗。她努力地睁大双眼，企图看清这个世界，看清那个强行把她拉走的人。那人终于出现了，他满是胡楂黝黑的脸让她心惊肉跳，想起了地铁上非礼她的那个矮个男子，没错，就是他。难道他真的是个恶魔，一直在找机会对她下手。苏小伞往后退缩，矮个男子狞笑着朝她一步一步逼近。

苏小伞浑身颤抖，哆嗦着说：“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矮个男子对她的话置若罔闻，边脱着衣服，边朝她逼过来。

苏小伞无路可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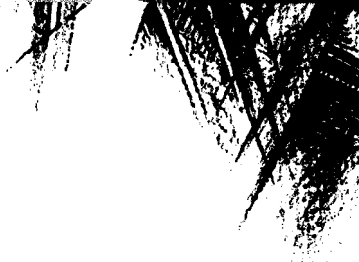
突然，她看到矮个男子身后还站着一个人，他蓬头垢面，右眼是个黑洞，面无表情。

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苏小伞绝望了。

她哀叫道：“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



苏小伞不相信自己做了个噩梦，从沙发上惊醒过来后，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肉体也撕裂般的疼痛，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她从沙发上爬起来，扔掉了毛茸茸的狗熊公仔，惊恐的目光在房间的四处搜寻。

她什么人也没有发现。

检查了一遍门窗，都关得好好的，没有人进入过的痕迹。

那的确是个噩梦！

可她还是觉得自己被强暴了，身体上仿佛残留着那个恶魔的污秽之物。苏小伞脱光了衣服，冲进了卫生间，打开水龙头，让洁净的热水冲刷被玷污的身体。

苏小伞一遍一遍地往洁白如玉的肌肤上抹沐浴露，一遍遍地使劲擦着，皮肤擦得通红了，还是觉得没有洗干净。

也许人一生下来就是肮脏的，永远也洗不干净的。

苏小伞洗得筋疲力尽才罢休。

她有气无力地半躺在沙发上，呆呆地望着墙上的一幅油画。

那是苏小伞的肖像，是她在美院时的一个男同学给她画的。这个男同学那时追求她，她却不喜欢他，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这幅画她留了下来。尽管她不喜欢他，可他是最准确捕捉她心灵的人。她想如果当初和他好了，现在也许不会过如此狼狈的生活。画像中的苏小伞郁郁寡欢的样子，她喜欢自己的这种神态，那是她的真实状态。自从她很小时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的亲生女儿之后，她就没有快乐过。

苏小伞今夜无法入睡。

她想起了养母杨雪莉。那是个美丽的女人，她到死也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苏小伞从来没有见过她邋遢的模样。

就像噩梦开始时那样，苏小伞的养父苏国庆在那次吵闹后不久，就抛下杨雪莉和她，离开了家。那个晚上，杨雪莉搂着苏小伞流了一夜的泪。苏小伞伸出小手，轻轻地抹养母脸上的泪。杨雪莉对她说：“小伞，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不要听你爸瞎说，你长得多像我呀，看看你的眼睛、鼻子、嘴巴……没有一点不像的地方。”苏小伞啜嚅地说：“那爸爸为什么要走呢？”杨雪莉说：“小伞，你爸走不是因为你，他是和我赌气呢，过不了多久，他会回来的。”

苏国庆终归没有回到这个家。有一次，苏小伞在街上碰见了，他身边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没有杨雪莉漂亮，脸上还有雀斑，挺着一个大肚子，看上去是怀孕

了。苏小伞愣愣地站在那里，满脸凄惶地望着他们。那个曾经被她称为父亲的男人也看到了她，他的眼中呈现出复杂的神色，和她对视了一眼后，就拉着雀斑女人的手走了。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苏小伞的眼帘，她喃喃地说：“爸爸，妈妈说你会回家的——”

杨雪莉独自一人把苏小伞拉扯大。

苏小伞没有想到，自己上大学三年级那年，杨雪莉的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苏小伞赶回家时，杨雪莉人事还算清楚，拉着她的手平静地说：“小伞，妈要走了。妈有几句话要对你说。”苏小伞泪流满面：“妈，我不要你走，不要——”杨雪莉白纸般的脸上浮现出凄婉的笑容，虚弱地说：“小伞，妈也不想走，也舍不得你，我女儿都长大成人了，妈还想享你的福呢。可没有办法，命中八尺难求一丈。小伞，我的好女儿，妈想说的是，我走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什么事情都要看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妈知道你心里有疙瘩，解不开的疙瘩，妈理解。另外呀，你不要再记恨你爸了，他没有错，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生活会，人活着都不容易，你原谅他吧，妈心里早就把事情看淡了。还有呀，妈走的时候，你要帮妈把头发梳齐整，给妈穿上干净的衣服，妈这一辈子清清爽爽的……”

杨雪莉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死前，给苏小伞留下了一个存折，存折里的钱刚好可以供她到大学毕业。

还给苏小伞留下了一把油布小雨伞，伞面上画着点点的梅花。

苏小伞不知道杨雪莉为什么要把小雨伞留给自己，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见过它，杨雪莉一定把它珍藏了许多年。

苏小伞想，自己的名字一定和这把小雨伞有关。

但是，其中的细节她一无所知。

想起养母，苏小伞心里十分伤感。

如果她不死，苏小伞还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苏小伞长长地叹了口气。

她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了桌子上的那封信上，怦然心动。

这是谁写给她的信？又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

苏小伞用剪刀剪开了信封，从里面抽出了信纸。五页信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字体娟秀。